1 3
2416
115

13
2416
115

父友一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與之友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父友二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

<2004-675>

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

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已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父友三

候問　交游　台辭事類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北齊書陵昂字雲駒洛陽人父子璋魏中書監昂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途遇練裙　坐被

道服　南史梁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德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肯相顧邨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爲汝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　聞見錄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副頗慢公公不爲較俄而稷以父絢我門下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敬至此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

不爲梁松禮　願與阿戎譚　漢書馬援子孫曰松尊貴人人何爲不禮援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爲禮子孫曰我乃其父友也　晉書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盡日而去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譚

世交參朝之友　崔

孔之交　子相善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游長安時崔篆仕王莽爲愛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世舊之情　通家之好　柳

崔君有通家之好　父友

父友四

晉泣撫其子　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後

漢書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其父執之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辱先君何

收養其兒　又曰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吟呼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

收養之　不奉遺教　又曰英曰不奉遺教卷與先君厚往日哀

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非所敢承昜父子大慚

育兼成　晉書陶親厚系字少連荀昜諸子謂曰與

尊卿爲友應向我公拜昜又曰我與

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

聞見錄韓魏

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爲或

父友五

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

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客死于京奎使

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

嫁其二女　墓志吳奎初與

清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

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

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

神依依見眢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

二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渕淪況

今三十歲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

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窮餘識松筠機乃

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

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

因之雲漢津

薦友一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　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曰行脩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薦友二

史記曰管仲囚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　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　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晉書曰桓

温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晉蕭朱　王貢　蕭育　朱博事俱見交友類　王讓友改官

感恩訪舊　宋劉琦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並薦之　元史陳旅游京師翰林待講虞集見其所爲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義知已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深留旬日而別悵悵以斯文相託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

薦爲僕射　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擢爲僕射　唐書蕭嵩河南人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選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之則爲幽谷一

史耳明皇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與同分義　獨賞風標海內先賢傳潁川鍾皓字季明為鄧功曹時陳寔為西門亭長皓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郡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下陳燭燄　文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　淵東見前交友類　上見孔融薦禰衡後表　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融薦之於曹公公欲辱之乃令衡為鼓吏正會賓客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聲節悲壯四坐莫不慷慨公改容謂曰諸賓有會為衡更衣者乃裸身而前衡因此辭出遂去之荊州劉表復欲辱之以衡為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才俊有容貌衡甚愛之祖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祖舉酒屬衡衡乃為鸚鵡賦以命射射得賦讀之不覺杯盤傾覆祖奇其才後為祖所殺

薦友四

表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嚮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英才卓躒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鸑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
飛光驟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
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
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晉書吳魯肅薦龐統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周瑜薦魯肅書曰魯
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思友一

晉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又曰風雨淒淒雞鳴
膠膠　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思友二

晉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
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
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
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
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
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

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思友三

停雲　落月　陶潛詩序停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憂奕奕　思悠悠　詩奕奕又曰悠悠我思

增夢尋高惠

思繫許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知路遂同如此者三年曰清風朗月令人輒思元度　世說劉尹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

白雲　蘇武贈李陵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杜少陵歌成黃鵠歲託辭隋王歲白雲在天龍門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謝朓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

深　三載千秋　幾年一面今日一會面今日一　李陵贈蘇武詩送故使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別千里顧徘徊謝朓悲歌心壯樂相得歲寒心匪他　隆雨驚風　暮雲春樹　謝朓戢戢鶤雞翔雲會忽若驚風散似秋蒂束暫贈石崇詩翕如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

思友四

見　古詩夢想見容輝

增天各一涯　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金瓶落井　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一別三春　杜甫贈王侍御詩一別星橋下三移斗柄春　杜甫倡側行倡側復倡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十日不見　杜甫別蔡著作詩憶念隣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聚散十春　杜甫鳳翔都聚散俄十春夢想三年　韓愈贈元協律詩寤寐風采於今已三年

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魏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晉曹攄思友人詩曰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草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元陰滯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是日最思君

宋謝朓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

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雁今年寧不憶吾廬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慬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書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瞥生餘習所

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過友人一

晉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子曰夫逃虛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乎（跫人行聲小聲曰謦大聲曰欬）

過友人二

晉淮南憲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左顧猶言枉顧古之長者居右）

少者居左長者顧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達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令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進士知溫州夜乘小艇訪處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何曰雖酸醎亦可乃出新醯一瓶共酌劇談竟

夕而別時稱何處醋交　又曰劉尚書麟每退食如坐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依户飄香載道歎曰此與東牟劉榮祖何異晚歲欲棲居力不能營文待詔爲繪神棲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爲題咏

過友人三

【增】剡水乘舟　豫章設榻　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睡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舟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後漢書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　南史羊欣嘗詣謝易衣改席然後見之欣由此益知名　杜甫贈竇侍御詩肯訪流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如白飯馬青芻

會造嵇康　達過陶侃　世說嵇康夏月于大樹下鍛向視鍛如故旁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大恥之遂深怨恨下　陶侃母事

過友人四

【原】飲酒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　造請諸公　張湯傳造請諸公造至也請謁也請謁問也　千里相期　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車不停軌鸞不輟轭度乃殫日信宿　漢書郭林宗別傳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奉高喜迎自昔枉轭詣　昔枉光塵　應休璉詩自昔枉光塵結言固始終

把臂林皐古詩把臂入林皐　高駕徽言李白詩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徽言

過友人五

唐詩唐李賀高軒過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厭轡搖玲瓏

晉書魏應璩與滿炳書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侯生納顧於彝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答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

有時焉耳

患難友一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患難相死　周禮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患則死之　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患難友二

孔叢子曰卲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辭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

也送我以辟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卅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為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荊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字彥求貢府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

增左杜　殷顏　綱鑑　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以違君王怒曰易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舊唐書趙曄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天寶中語曰顏殷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友道也　看疾　求醫　世說荀巨伯所行即賊至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賊義之遂班軍而退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卒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營計斂衣相地卒事之日可自遠歸家以窆告適友人鄭行扣門曰吾

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遂盡與之

寄縑以祠

援琴而鼓 上王丹事見前文子叔術子三人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俱往見之幸逢飄風暴雨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濕乏糧與之革子受之二子凍餓而死其思革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饗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尊罷樂升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曲

委書樞

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

上賣餅市中 後漢書范式傳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既終妻從其言適巨卿遺巨卿拜哭為死友乃營讓妻兒還省書見瘞馆然感之向墳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魏略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

代行絕域

往訪循州 類書纂要狄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蘇文定集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遇高恭而前遇存恤後遇余兄弟也

患難友四

不恤之刑 周禮八刑六曰不恤之刑

汲出于楚遇雨雪不得行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

望門投止 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卿禮葬之

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苟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公公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併糧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為死友

不救繫獄 漢書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

何益琬聞釋雍罪與汝偕死吳範事詳前交友類

晉以柳易播新書劉禹錫貶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其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日陪屢杖史黃庭堅謫宜州與零陵蔣凖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大夫畏涇不敢往還獨凖日陪屢杖六年庭堅召還未行疾作凖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託君矣及卒凖爲棺斂具舟送還

患難友五

晉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擇交一

晉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擇交二

晉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狄道人博學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雋傑粲卒

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承求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徙者將軍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擇交三

閉門 異席 續漢書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 六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郭詹仇覽 後漢書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宇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王拒陳遵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溫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卒不能屈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恥交兵子意

薄司空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與劉巴宿巴不與語飛謂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遂忿恚孔明謂巴曰飛雖武人愛慕足下足下何與兵子共語世說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尚存

必交長者

惟友名流唐書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

又孔緯多與有名者游

擇交四

原未之許後漢書侯霸欲友王丹丹下車拜丹荅謝霸子曰大人方願交驩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增服其裁量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惟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于時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躬耕林藪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林藪桓溫平蜀上表薦之

交皆名士唐書鄭絪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

名士夙儒又曰蕭復非名士夙儒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褰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能交豪傑唐書孔述睿少脩韓滉幼有令名所潔能交當時豪傑

游皆豪俊黨

擇交五

寶詩唐孟郊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權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

交可與賢達論

絕交一

原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絕交二

增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中原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增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

子之友後遂不終

絕交三

【原】喪朋　賣友　易東北喪朋　史記酈寄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于北軍周勃等令劫寄父商使寄紿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遂誅諸呂人以酈寄賣友　從勃等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以酈寄賣友　從好　流言　漢書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仕王莽建曰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見聞流言而不信　禮記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

割席　署門　上詳交友類　翟公事詳交友類下

朱穆論　嵇康書　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爲棄絕故作絕交論　晉書山濤爲三公舉嵇康自代康聞與書絕之

【增】徙居合浦　詫契燉煌　通鑑母將隆爲都尉王莽慕與交不甚附之莽秉政徙居合浦　三國志鍾繇傳王粲爲人淺躁好奇與北海邯鄲淳及荀融友善黎洛陽令司馬朗之子也融與黎亦不終　恐其薦己　諷　後漢反爲嗣所搆嗣深恨疑也及　責爲郡吏　恨奪黃門郎於是恨恥與京邑蕭友善紛不爲臣及友爲而去　魏志鍾繇傳王粲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友善黎亦不終　恐其薦己　諷以絕交　袁叔貞隱士傳鶚爲冠軍侯後顯於世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於趙鶚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相國掾口調有盛名同郡任曉與煖調奸雄必調果敗

絕交四

【原】如遺　詩棄子如遺　思怨又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棄子　子皐曰朋友不以是棄子　又相謗也　傳樂毅與燕惠王相謗又相讎也　【增】富貴易　漢書富貴易交亦人情耳　前交後絕　新序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于道而後知其夫吾也輟行辭曰吾義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以不同于故前交而後絕

危易行吾今從子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駒而死闕闕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免也遂觸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吾亦取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遣弟離婚齊書初劉逖與祖珽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爲聘珽之女珽之將免魏彥深等也先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豫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是疑逖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逖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解裳自隔天中記劉逖與友人會稽孔揚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揚目送之曰美而豔雖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

請絕類書纂要陳暹初與蔡卞交後見卞紆邪遂請絕

絕交五

原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原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阜蘇在側慍憤不遑紙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繳識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

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朝達人也安平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俶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孰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矍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荅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臲卼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漢閒逍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增 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 論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業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曳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飈起蹊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蠭蠭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龍均董石權壓梁竇

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騖約同要離荻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冢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糞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顧顒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辭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欝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迤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

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鶩故桓譚譬之於闇闇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彰組雲臺者肩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郤戎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人部十三　故人　賓主　喪友　好客

故人一

增 書曰人惟求舊

故人二

增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衿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早死無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

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漢史
曰光武引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
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南史
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爲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
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
自殺反臣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唐
書曰唐公践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爲納言
固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
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
厚出入卧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
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
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勲封如故

故人三

增 脫驂　遺馬　上孔子遇舊館人事詳喪友類　東觀
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
之續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
外存賓客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祿常有
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　同
食　共衣　韓子吳起與南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
年長當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嫁女　授官　唐
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
世稱之　又曰王顏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掣揮爲

戲持帽爲歡及帝登極各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顯獨不調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官也顯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辛回

車覆水

晉潘岳閑居賦明詩窮巷絕軌蓽門閨竇蓬戶甕牖揮斥鹵之場藩我園中疏

新蹋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忘舊簪勿遺綺屨韓詩外傳孔子遊于少原之野聞婦人哭于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何以哭若是以哀孔子曰以前舊薪亡吾舊簪是以哀孔子曰以舊薪而亡舊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舊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遺其綺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與之俱返也于是楚俗無相棄者

贈以綈袍遺之納扇

史記范雎爲秦相聞魏使賈至睢乃微行見賈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古今注漢朱買臣字翁子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郡人來迎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納扇買臣平

郡引爲上客

飯之脫粟贈以生芻

漢書公孫弘爲丞相食故人脫粟飯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劇五鼎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絛一縑撰滿一枚書遺之曰撰滿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以士爲之蓄錢之具也有入而無出滿則撰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

撰滿之敗可不戒乎

不聽求官必與均禮

唐書裴垍爲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羈賤必與均禮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

大亮懷恩

李晟篤義

舊唐書隋末李大亮爲賊所獲賊帥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爲將作永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逵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責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唐書李晟爲分義逢于故舊

奏樂享賓

賦詩送別

唐書丘和靖與

高祖有舊後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引入跡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宋史陳皓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別 載入

後宮 盛陳陸衛史記陳勝既王其故人傭耕者聞之至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令不爲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後漢書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門相善以爲既見當擇手如平生而述盛陳陸衛以延援入

故人四

增 無失其故 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喜會故人 曰曰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乃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故友舊交 朱敬則五等論尚勅故友李斯囚舊交 沉醉釀川鄭弘事見前交友類 稱其義烈後漢書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後同徙相虞爲南陽太守名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擢用舊交魏志何曼遷侍中主選曹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邦分愈密唐書裴寂大業中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淵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 攜手笑語又曰韋表微攜手笑語庸下必與攜手笑語

故人五

詩 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顏爲別久白髮始相逢惟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

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凄凄蹇驢避路立肥
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古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
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
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又郎士元詩曰數年
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
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　宋張子
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　又劉子先謝張
子厚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
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

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

喪友一

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
也謂朞年　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
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又曰主人三年喪
則爲之再朋友虞祔而已　又曰朋友虞祔而弔退非
從主人也　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祖免歸則已
注謂無主喪者當爲之主每至祖時則去冠代之以免
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
也　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衰絰帶檀

弓群居則經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爲緦服即士之疑服素冠也

喪友二

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賈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疢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喪友三

挂劒　絕絃　綢繆　延陵季子返挂劒于徐君墓樹

說苑　鍾子期死伯牙遂絕絃

驢鳴　車載　世說孫楚字子荆與王濟爲友濟死于荆楚乃作一聲聲體俱似驢鳴濟皆笑之後漢書董奉續於洛陽病亡未知名

哀梁棟　歎山河　晉書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耳　世說王戎經黃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稔阮亡吾爲時羈絏今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也

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　後漢書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友人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人告并州刺史胡芳宜舉奏芳曰吾爲朝廷刺史張郃少爲友郃死式素車白馬號哭而赴毋望見曰巨卿也式修墓種樹而去

善惡一人　緦麻三月　大曆中卒于家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善惡一人而已

三輔決錄　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　代親復讎

郅惲友人董子張父先爲鄉人所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又悲天命而悲讎不復也惲即起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崔琰字季珪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如己子　又史記郅都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又悲天命而悲讎不復也惲即起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爲周子舍東觀漢記郅惲字君章河內汲人少與建武中爲執金吾時羣盜橫發惲厲威嚴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祓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旦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由旅寄人間乃有今夢之夜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乃是發夢之日也昔匡衡紿于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

廢斤輟絃　北史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祓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旦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頹喪風味轉隳常謂人曰昔匡衡紿于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

事母撫孤　郎家嬸　蜀志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少與建爲楊恭友善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母恭于長大女弟志節未嫁早死遺孤未數歲裔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晉書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小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周卹其支遂殞

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喪友四

原吾已左傳鄭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汪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遺愛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鼓琴歌莊子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友于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問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賑給朱暉事見前

增棄官收葬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之棄官哭而收葬

尚有典刑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友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自送南陽廣州先賢傳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陽間正令各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疾篤命絕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于南陽

迎喪

營葬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昕善昕亡于宅雲迎其喪還家躬爲營葬

故衣一箧語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徙江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箧託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令讓除于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所寄物與讓子讓子泌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

贖女助喪紀典纂要于病死良妻鬻二女治喪寬贖還之

喪友五

原詩梁吳均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賦　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游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塲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遥迪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渺渺兮藏形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黄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黄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

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瘁憮城闕之丘荒親彌邈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勘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兗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頹諒多頹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素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般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梁江淹傷友賦曰泫然霑衣兮悲表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脩靈枝而啟胄轢四代而式昌

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既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絶
帚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
于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窈生平之游遇懷愛重於素擘
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
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疑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
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官
兮朱藩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惆碧玉之神樹
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澨結深痛於爾魂

原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
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
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
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殯則
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憑論款
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莅此邦務
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
益離悲秖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
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
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

生及先朝露以理遣滯鄒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
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
追荅劉洽書曰劉侯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
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故存其梗
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譚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
劍空隴有恨如何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
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

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謂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
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爲一集觀其姓名
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
復道哉　唐李嶠荅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
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
遄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
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
才高位下盛年夭閼同志遽絶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
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
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

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候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眞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縟追賻千古之下凜然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宅窆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畗追感道路血泣而簡書是懼賄遂莫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敷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伸豈惟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

賓主一

增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賓　尚書曰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賓　詩曰我有

嘉賓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又曰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賓以賢　禮記曰賓客主恭　又曰賓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各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左傳曰諸侯賓至奠設庭燎賓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又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懷賓客懷安也　又曰庖人掌賓客之禽獻注謂獻禽供賓客　又曰六儀二曰賓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又曰八辟二曰議賓之辟賓客有罪先議之

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爲蕃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橑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將爲盜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

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賓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檩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賓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眡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雲飛是賓主之相得也

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于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翰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爲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爲宰

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
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
英雄記曰袁紹居洛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
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
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赦
既過家具設賓饌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
會聞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爲太
僕知廣騎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
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

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瞻兄晦爲
宋臺右衛權遇已盛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遜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
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于明皇百官附
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
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
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宋璟久
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
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

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宮曙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賓主三

吹笙　設燎

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左傳諸侯賓至奠設庭燎賓至如歸

就館

壞垣

又曰叔孫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垣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

賓上客

劉備屯于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屯駐時適有駐牛尾與有遠志但結駐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駐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浮湛　率素

陳遵與賓客晝夜呼號酒肉相屬嘗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滅于子而差樂顏不優耶　晉傳陸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枰坐客愕然徐曰明公可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漏溫及賓客歎其率素

過舍　造門

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游不遂可來過我舍于是相如往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名之後往漢書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連榻　臥牀

晉傳陸納為吳興太守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世說杜預拜征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坐羊琇　斐楷

魏志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卧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惡賓　殘

孫弘事見故人類梁書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

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歲容

去事驃騎　命歌驪駒　漢書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爲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曰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若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夠曲也式曰恥爲賢子所辱遂免歸　傳鄭伯謂秦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東道主　西都賓　左傳鄭伯謂秦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尚書大傳舜爲賓客都賦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　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是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下陳寔荀淑事見父子類

投刺攝齊　拂筵整帶　蘇州志通賢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皆一時英俊　南史孔休源到都寓于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拂筵整帶以爲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待登便拂筵整帶以爲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待及至令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有

食不舉主人之餼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願得上劇　漢書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聽之者皆竦然與俗永俱爲五侯上客

食分三客　名重五侯　列士

忘賓朋分校　襄陽記諸下司馬德操

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與諸賓朋校定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　後漢書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北道主人郭子橫大同桓邃屬而歎曰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門

東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　宋書曰景倩陳郡人閉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居負南郭時菜杖獨涉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

一兩人　梁書何敬容爲尚書令左丞參掌佐史以妾
第事免職　後起加侍中賓客門生喧譁如故冀其復用
會赭謝郁　致書戒之　康衢長者　涿郡中郎　尹文子康衢長者
字僮曰善搏字犬
曰吾嗤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寔
對于是改之賓客復往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
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荆州雍與
廖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窗中窺客　門
下延賓　列女傳漢中楊子拒妻宇大英子仲珍有高名
常請客母盛爲供具從窗中窺客罷讓之曰吾
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客皆
着德秀士母觀之喜曰無憂矣　晉傳王雅既貴幸威
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　珉簪珠履　紫轂緇軿　史記
而雅善應接傾心禮之　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黃歇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
使欲誇楚爲眄睨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
客春申君三千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後
漢書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歸
附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
賤與之抗禮紫轂緇軿填接巷陌　盈門數千客

作書二十篇　史記孟
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
天中記尸子晉人
未嘗不與佼規商君
十篇十九篇言道德
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館賓辟爲官屬　館
以下僚　漢書御史大夫張忠辟孫賓爲屬欲令授子經
何長瑜敎惠連讀書　南史謝方明爲會稽太守時
今仲宣而館以下賓　晉書亦在郡內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
食尊既不能貴賓宜以長瑜還
靈運載之而去　欲陪太祝　將愧龍圖　晉賀客呂文穆公之父
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
公許之文穆見之驚甚厚後鄭公果兩入相云　世說滕龍圖達道布衣時
常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兆而滕方年少往往
潛出狎遊縱飲范公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滕
觀以俟意將愧之至晝無慚愧長揖問曰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遂巡走入　慇懃警客

高曠愛才 青瑣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加培植黃遣往枝亂知之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慇懃洗滌出牆客自愧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黃爲枝狂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世說錢文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喜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香山緣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予輒識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信遣廚傳梁鼓至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豹隱名堂 雁聲寄詠 宋趙平叔客連水軍平叔以館職守連水後守以所居爲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嶺然只在立談間王奇謀有聲塲屋爲李文定客文定甍章聖臨奠屏間有詩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試謝詩云不拜春官即名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賓主四

增賓以特牲 左傳賓以特牲悼公救災之道 原趙孟爲客 左傳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所尊也趙武謚文子 臧紇爲客 左傳季孫飲太夫酒臧紇爲客漢書谷永傳見曹相國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相國

增將軍揖客 漢書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尼卜使人禮之謂相曰欲受命以爲上客大將軍聞愈賢黯皇后然汲黯與元禮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自安舊節 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時請召賓客邑居尊皆敬事邑惟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正坐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經書而已疑問事論經書而已

質疑問事 後聽之 送車數百輛與親故敬永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喪來歙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蜚後公明日遝問昨客何如劉對曰亡兄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聽之具聞其語勢公

君嗣疲 蜀志張裔字君嗣爲諸葛亮長史此諸亮諮事書曰書夜接賓客人

門大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此客福人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實睿爲來福人有此客不世說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此嘅名又曰右軍語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公事免詣公府門自通其日風甚寒雨雪交集坐客多冰凍之甚欲飲酒數斟莫不悽愴公既坐飲酒數斟莫不悽愴公既坐飲酒數斟莫不悽愴公既坐

終益前禍人人所以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唐李嶠上高長丈書曾越嚴序敬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地

論漢王符潛夫論曰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隙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昔魏其之客流于長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賓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蓋稟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廢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漠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

詭爲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稀值漢網之疎濶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亦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

朝廷靜矣

好客一

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又曰魏有隱士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　賓客謁見附

置驛　開閣　史記鄭莊字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四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戚門下客至士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賓客公孫賀也　倒屣迎　投轄飲後漢書蔡屈蘆壞爲馬廐奴婢室倒屣迎王粲　漢書陳遵與人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遺鯉魚

有車馬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門有車馬客　歌魚　登龍　戰國策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聞之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高峻士有被

其容接者
咨暨離門

率素　豐華　上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孚者迎得往設日晏漸饗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
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餘時以圖
之豐華不及曼之眞率

連榻坐客　埽徑接賓　上杜預事見賓客類
事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埽雪開徑迎接賓客至所居燕
讌飲謂之煖寒會

弟兄劇　上陸機與二弟延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延
夜劇飲　南史羊侃不飲酒而
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　唐書牛僧孺治第洛之歸
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
新唐書畢垺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

合五侯鯖　爲十人餉　西京雜記漢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
爲鯖世傳五侯鯖　宋書劉穆之性奢
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餉未嘗獨餐

泛江置酒　至府設筵　南史孫瑒字德之致賓客塡門
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
泛集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國史補德宗
非時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
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遷席舉鐺釜而取之
故三五百人餉常可立辦

使其食客　目爲豪友　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
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
巨豪也各延納四方名士競相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
于門下科場文士亦集于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二十　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　綱鑑毛遂在十九人末與楚王盟後
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爲上客　下春申君事見前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　客謁見
屣履　命駕　世說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有貨得雁門太守者謁規卧不起有頃白王符在門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南史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夕

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與押有人方之褾謁倏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禰衡

懷刺　彭羕登牀

本傳禰衡來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遂滅

蜀志彭羕見麗統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曰須麗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好客三

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

綱鑑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三分二供帖

史記魏公子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讓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漿酒藿肉

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誘掖後進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恒滿坐

後漢書孔融為大中大夫性寬少忌

開門待客

華陽國志任熙字伯遠開明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膳

肉山酒海

見曹植與吳質書

中廚豐膳

見曹植與楊脩書

終宴不疲

見曹植公讌詩

周覽不倦

吳志諸葛融每延賓高會輒問所能乃合榻促席選對博奕或樗蒱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酬周覽不倦也

座無空

晉書王澹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關人新附渾撫循安席門不停謁士皆悅附焉

虛懷接納座無空席

晉書王澹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關人新附渾撫循座無空席門不停謁士皆悅附焉

開筵以待

又曰車徵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恒車徇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恒車徇荊州取為從事徇說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集之日開筵以待之也

別陳異饌

荊州取為從事徇說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不樂太傅謝公游集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

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惟對賓客飲酒而好觀人酣常恐座客請歸每接引忘疲雖不飲

勅中廚別進異饌留之

薄待賓客

居家拂坐

世說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去

有酒輒設陶茗先醉便語客我酲欲眠君且去南史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拂其坐處

麥飯葱菜

後漢書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春秋饋遺盛饌使人要趣之丹侯陰就以外臧貴盛使人更請丹不至新息侯

濁酒素箪

不得已而至侯故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却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世說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素箏奉迎神武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之元忠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本言公招延英俊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其人何知還吾公招延英俊通也

內廚外膳　粟飯菜蓏

上公孫弘事見前故人類

宋書宗慤孝建中屢遷豫州刺史臨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惟設麥飯菜蓏謂客曰宗軍人慣啜蠶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謝賓客　原　翟尉

署門　屈聾壞閣　漢書翟公爲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崔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詳上開閣

一賤　主父無入　將軍不招　史記主父

偃爲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漢書蘇建責大將軍衛青不招賢青曰招賢紲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增門容盡衰　座賓復至　漢書灌夫家居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

編排根生平慕之後棄去及後用又復至顏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大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

題詞　秦王下令　徵士

通鑑秦大索逐客之令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

戒勿脩轂　自甘居野

環聞之怒敝妻子曰吾竊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唐書蕭倪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爲污晚年自放山野優游賓客不時合璧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李景讓本傳景讓清

謝勿與通　避不出見

素宴欲門無雜賓李涿西以同里訪之避不出見

好客四

晉魏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蓋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又王粲公讌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卻炎暉高卧君子堂竝坐蔭華榱嘉肴克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晉書魏曹植與吳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北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庖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好客

邈良無由緣懷纏反側如何如何

美丈夫一

爾雅曰美士爲彥脽脽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鍊其人美且偲又曰猗嗟昌兮顧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乎公行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族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彙苑曰

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美丈夫二

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皙而鬚眉宋公子鮑美而豔　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又曰霍光白皙疎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　又曰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

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吳書曰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品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爲人美偉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

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晉

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儀俊爽時人皆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原

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眥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郎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之帽 世說曰林公道王長史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晉書曰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庸清衛叔寶神清 晉 世說曰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形不交外物一又曰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表祭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前趙錄曰張諡美姿容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後

曰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元宗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姜皎薦源乾曜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清氣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又曰張鎬儀狀瑰瑋　又曰韋斌容止嚴峭　又曰趙昶神采軒異　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綱鑑曰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又曰呂端氣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端姿儀環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元史曰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晉　雨玉　雙珠　南史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嘗目分明如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一時頓有雨玉人也　衛將軍昶弟也昶頸竝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宋書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人以方向平叔

漢　相田郎　漢書王商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謂商歸又曰田鳳爲郎貌端正入奏事盡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唐　玉擘　珠庭　世說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琮所謂玉擘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也　唐書李絳爲華州刺史見李珠庭非常人也

高嚴　閑美　孔帖劉伯芻風姿峻整風儀嚴肅閑美有名　唐書高嚴爲華州刺史見李藩奏制關美人部

姿儀　又曰楊寧美鬚眉儀狀風采肅宗即其家拜散騎

常侍號元靜先生　孔帖呂元膺姿儀瓌秀也生九子竝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竝有志行爲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明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崔海王昕所愛曰可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玠在鄰蹴中乘羊車于洛陽市舉市皆曰誰家璧人也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總無分世說王夷甫美容貌常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名相王衛玠別傳

晉　奇風度　美容儀　稱觀音　號菩薩　北夢瑣言　蔣凝侍郎

有人物人稱爲水月觀音語林薛調季瓚同年進士府參軍閻元靜圖之孔帖實抗體弱美容儀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嵩若薛調翰林學士郭妃悅乎

原　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晉書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眸與吾外甥並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看殺衛玠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學名見伯于殿上容貌甚麗誦說有法群中常侍何晏別傳晏年方七八歲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陳平美如偃始與母賣珠爲業偃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　得葛無恨　異苑鄴陽陳忠女名豐辯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宋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史記東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弘治杜乂字　龍章鳳姿　瑤林瓊樹　嵇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自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下王

衍事
見一

貌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

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爲留侯其人必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梁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屨爲業侯景之亂子高從役于都下年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豔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異焉

日月入懷　琳琅觸目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又目王武子曰有人論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雅俗間見之如珠玉在瓦礫中

紫芝眉宇　玉笋風標

晉書裴楷風姿俊邁有識鑒當時謂之玉人

精神爽秀　姿容高邁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風神峻整　精神爽秀

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作奏紀悅乃言之高祖名見逢吉精神爽秀帝憐之乃以爲判官又曰貌雄偉降準方口

宜相天子　特授丞郎

唐書蕭至忠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遒邁謂人曰宜相天子向乃居外乎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人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過門觀貌　矜嚴占對

傅元傳元子咸躬字叔孝性方嚴有遇其門者皆整衣脫冠麤服容儀改容三國典略裴叔則有雋

整衣脫冠　麤服亂頭

皆好

擢爲第一　譽以對策

時百餘人太常奏第居下天子詔曰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枕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枕無雙

無雙　漢書公孫弘對策爲第一

燕趙奇士　荊楚仙人

漢書江充名見太乙宮自請詩之克廻岸容貌甚壯上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荊楚仙人顧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詩字蓋道漢壽人也姿貌瑰雅容止可觀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

宋書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也姿貌瑰雅容止可觀

兩登廊廟　四退丘園

晉書温嶠温嶠字太真祁人博學有識鑒風儀美姿容

猗言輔遂佐唐及梁幸于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流曰玉界尺兩登廟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 蒹葭倚玉樹 野鶴在雞羣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曰稽紹字延祖康之子有入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君未見其父耳 軒軒若朝霞 濯濯如春柳 若朝霞舉又曰有人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美丈夫四

美秀而文 左傳子太叔 狀貌異人 後漢書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齊吾見過逃山東以待姻何谷曰君狀貌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避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宗室顏淵 呂忠孫恒儀容瑰偉常稱為宗室顏淵 酒肆益樽 晉書王恭美姿儀嘗論議應劉孫權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饌食以延留之 手縈 世說潘岳妙有姿容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 袒窺見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質等琅璧 宋記宋明帝諱彧姿貌豐潔與琅璧等質 風流可愛 齊書劉峻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流可愛繾武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坐玩曰此柳風緒少年時似張 更生風采 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閑善言吐世祖令對外國使兼待中每歎其風蓋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畫像賜之 梁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執經侍論帝每以方穢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穢叔夜像以賜之 稱二天人定中 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邁異武史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于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 屬目 唐書高士廉進止秀偉奏對偏后與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庭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

臣之道有未盡也后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風儀秀整 語林唐明皇卓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 唐書宋璟傳凝遠簡潔有識量人莫測

朝廷羽儀 舊唐書李嶠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嘗謂嶠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也時人稱為三絶

神觀爽邁 唐書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觀爽邁蓮

玉而冠者 唐崔珙傳崔涯與珙止秀時時謂玉而冠者

秀眥美髯 孔帖楊元

端凝若植 唐書馮定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奏以雲韶肆于庭

風貌之美 北夢瑣言

閻元甕棄羽衣舞參軍端凝若植帝異之定部諸工之縣間端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路侍中巖風儀秀偉人也隨宴于江滸都人士女懷擲果之史遇閑日以伎樂自娛

望而慕之 唐書崔鄭娶儀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

儀幹秀偉 豪苑楊慎矜慎餘名兄弟儀幹皆秀偉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耶世哀其言

清粹端美 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塵京師咸重之

神清韻遠 唐書李季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左補闕終左衛胄曹參軍子昂容貌絶人端秀出于

璧幸錫馬 左傳宋公馬四匹使其徒執鞭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有白玉

釣魚 子地盡之公欲之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泣下王曰何為泣也甚喜後得大益大臣欲棄前所得

怨曠 漢書賛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

柔曼 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于王則褰裳涉者衆矣臣猶前魚亦將棄矣能無泣乎王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有男色焉 晉志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傚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

遺美于虞 有寵于衛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

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破老成人使之不用也

雖有言而不用也

車罪則彌子母病其人夜告彌子遂矯駕君車以出公聞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江夏　寵臣安陵　途經

楚安陸君以顏色美貌得幸于楚共王王江乙曰南史蕭部字德茂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後爲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部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信因酒酣乃徑上踞牀踐踏餚饌有視部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賓客滿坐部甚慙恥

府　疏　賜之玉柙　遺以錦袍　死生牢窄　通達階梯

上見沈約瘦悔文下見王義方彈李義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妾堅又幸

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遣以錦袍曰朕于冲恩分如何而一朝名爲比變

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　漢書韓嫣字王孫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宮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其卧起

美丈夫五

詩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

文　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

寔死生牢穽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原 釋名曰醜臭也臧也

也 廣雅曰仳催媒娃儇靦顏鴟臞頰顩頗醜也仳匹履反催音崔媒音謀娃烏佳反儇音宣靦音臭鴟音臺臞音瞿頰古來反顩音丘奄反頗音叵

範曰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尚書洪

鮮 又曰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

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

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人醜人也

辨命論曰哆噣戚額

形之異也哆噣口張不正

醜丈夫二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醜蔑

廣弘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醜蔑爭麗孟陬與龐麃競

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

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

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

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名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漢書曰蚡爲人貌寢而貴　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陋而博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徃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　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父士爲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爲縣卒感憤游學師事安平趙孔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錄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于路司隸徐統見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爲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　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貌幺醜楊炎薄之　又曰

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爲鳳翔節度使　孔帖曰王佖貌不納常清怒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爲人醜怪

醜丈夫三

凉鋭頭　短足

劉謐之麗郎賦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鋭額平而承枕四起「崔鴻前秦録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

斂顧　椎顙　周芟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彦祖斂顧折額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于人與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舉之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郭治聳眉椎顙色如漆也

足躄　脣缺

孔帖盧照鄰客龍門生疾甚足躄一手又廢　山堂肆考唐方干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敎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鬍于作令謎李曰措大嘆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嘆酒點鹽下人嘆酒點鮓只見半臂著欄未見口脣開袴一座大笑

革帶　縞冠

齊書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太緩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則高德行于齊潛王所敬著布衣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之阿齊王宜不良而言白縞冠會朝步壁下嘲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醜乃至此耶良亦我侍者也

梁狗

梁冀別傳子嗣爲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南史恩倖傳陸驗爲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

其形甚陋故問里以驗爲生犀　捉刀　飾帶　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眞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下旧已先生事見二　蕭啞　李儔　齊書蕭坦之肥黑無鬚語亞剛很專執羣小聲嘶時人號爲蕭亞李輔國貌儔陋　射雉　驅驢　上賈畏而憎之　唐書李

大夫事見二　唐書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驢驢世長再拜爲呼以手據地盧頂貯面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狗

面　麈頭　裴景泰書詣之沙門法汰問曰足下旧已先生事見二　唐書荀朗堅從兄初過江王恢與兄國寶詣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者是耶蓋恢醜而才及一人面狗心故也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麈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衡之　面狹長　貌疎瘦　後梁書宋如周爲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經蔡太保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之間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宋王欽若貌疎瘦常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

有術者曰此等宰相乎術者曰此弟恐不免事不遠矣　陋貌國公　黑面僕射　唐書李輔國本名靜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記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爲伍年四十餘爲小官掌廐中文帳後封成國公北史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時人稱爲黑面僕射　原支

離隱顁　夏禹長頸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于臍肩高于頭頸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

也　顏色　尸子禹長頸烏喙面目亦惡矣天下獨貴之　睒目　佐宋　感髑相秦　左傳華元睒其目瞯其腹注睒睛大瞯腹大史記蔡澤雒顏蔥顏鬲鼻蓋也蔡澤爲秦相　增伯　承宮之狀難示遠人　梁祚魏國統文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肆意放蕩嘗以宇宙爲狹云　後漢書承宮名播河奴時單于求見宮宮曰臣貌甚陋不可以示人部

遠人乃以大鴻臚讌餞代之

醜丈夫四

不醜左傳晉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醜子若無言吾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醜顏貌不揚顯也

黑而上僂左傳竪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豚冢

長而上僂又曰陳豹長而上僂

惡駭天下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于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家人合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子羔貌惡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面貌甚惡孔子之門徒爲才薄既而受業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失之子羽史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才薄既而受業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揖舉惟搏手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公子光光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子胥曰願令公子坐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干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按吳王王僚也

出宰臨淄孔叢子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爲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之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遠矣

刷頭飾服司馬徽別傳劉琮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之徽鋤園左右問司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妄爾耶徽更刷頭飾服而出

醜而嗜酒魏志管輅客貌醜而嗜酒無威儀

尪羸盈車語林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尪羸投之盈車

媸共亂唾之世說左太沖絕醜亦媸共亂唾之潘岳趨游于是羣婦人爭以手擘面遂委頓而返

奴僕之下晉書孫秀字會尚河東公主家奴僕之下者

不堪隊主宋書沈攸之傳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不堪及明帝之時攸之以中領軍封公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不堪如帝問之攸之以寔對帝大笑

獼猴衣帽　北齊書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探蝌蚪形意識不關貌何爲醜者必解情李構嘗因游道會所人宜自迎接爲通名衲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容狀如舊容紆晒而氣幹強果人以此重之

形容短陋　孫嚴宋書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陽率更姿形麼陋朝之

麟閣獼猴　舊唐書長孫太尉見歐曰鬢腳成山字埋肩畏出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面情江南謂之廖贈子猶是惡之不得入見

貌醜而文辟　唐書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日必貴不可忽也

黑色胡髯　五代史慕容彥超吐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號黑閻崽

芫荽去黑面　宋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芫荽洗之當去荊公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于子芫荽其如予何

醜丈夫五

醜賦　魏繁欽三胡賦曰莎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顱康居則焦頭折額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罽賓則面象灸蟆頂如持囊隅目赤皆洞頰傾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寔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忽如鸛鵠鬬樂似鸕鷀喜

美婦人一

嘲方言曰鈋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鈋或謂嫽其通語也又娃婧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

曰婧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宮秦有采蠆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蛾或謂之姣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奕倢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倢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又曰娥嬛好也秦曰娥宋謂之嬛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嵩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妌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妌說文曰婑好也詩曰靜女其婑秦晉之間曰娙娥服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嬐曰嫮南楚以好爲娃肌骨弱柔曰媠娜嫺妍美曰嬿媚容貌曰嬽何承天纂文曰孚瑜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禮記曰婦容不專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姱容修態絚洞房些蛾眉曼

睞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
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蘿山子曰麗色藏劒
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美婦人二

增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
元妻夔娶之遂不嗣焉　原禮含文嘉曰禹畢宮室垂
意溝洫則玉女若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
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拾
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二人
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

則結其襟帶恐飄飄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
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
子以爲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
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
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愼子曰毛嬙西施天
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
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
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

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若雙鸞之在煙霧泚水之漾芙蕖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國語曰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三年王滅密　成公英疏曰昔秦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也

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頰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又曰魯君舉觴于梁惠王白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說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慕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畫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

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憧惶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
邢夫人同時竝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
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
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
當人主有詔邢夫人帝曰眞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
事曰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
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
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　西
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
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
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
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
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也　拾遺記曰
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
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綾帳中户外望
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
后與玉人齊色孌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
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

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
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
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
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曰劉夫人云何
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
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
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絶世時帝選良家
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
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
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深處

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
宮中號爲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絶所愛幸者
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
乃置蟬鬢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
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　拾
遺記曰吳主潘夫人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儁江東絶
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于
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
進吳主見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
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四姬同坐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陳書吳興志曰梁吳興蘇氏女嘗于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兒爲陳霸先后因名其地曰貴溼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驫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足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鄂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宵娘作也　南唐書曰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絶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

建作宮詞百首　采石瓜州艷亮記曰完顏亮侍寢妃
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縱獵出入
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美婦人三

源　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
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致孔雀白鶴公女弄玉好之公以
乘紫雲之輩履元瓊之舄下輦上殿乎帝共坐命侍女
許飛瓊設雲和之簧　南威　西子　戰國策晉文得南威而遠之曰後世
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扇賦情駘蕩而外得
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巫峽
洛川　山海經丹山西
黃帝之季女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曹植洛神賦容與乎楊林流
眄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
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臘　笑下見傳元詩　捧心

青琴　絳樹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
徒絶殊離俗冶閑都麗靚糚刻飾　魏

增二靳六劉

晉書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
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憾恚自殺　載記劉聰如中護軍靳準第遂
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長曰
英字麗華次曰娥字麗芳又納殷四人爲貴人謂
麗華曰此女輩皆姿色絶世女德冠時且太保于朕寔自
弘曰不同弘曰太保裔有周與聖源寔別聰大悅于是六
劉之寵傾于後宮　玉女瓊仙　幽明錄武帝在甘泉宮有玉
女降常與帝圍碁相娛女丰姿端正帝察悅乃逼之
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五國故事南漢
劉銀才人名盧瓊仙　療飢　解語　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每視御
女吳絳仙謂內侍曰古人謂

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詩話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吐石

華陰縣西北有玉女洗頭盆相傳玉女採藥於此

垂玉筋

德曰妹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翠翰詳見前

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合德坐誤吐妹袖合歡吐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袖六帖魏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

翠翰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解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下莫瓊樹事見二

束素腰

宋玉登徒子賦臣東家之女眉如翠雨腰如束素傳毅舞賦眉連娟以增繭腰如束素

橫波目

爭繞日流睇以橫波

處以椒房

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遂成婚焉上西施事見二漢武故事武帝數

貯之金屋

下李夫人事見前

忘梨忘鋤

傾城傾國

上羅敷事見五

弗御鉛華

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笑談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虢國嘗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茗琬華琰　輕鳳飛

鸞竹書記年曰桀伐琨山獻二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刻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豐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于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爲二女歌舞臺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語曰寶蓋重重一雙紅芙蓉

丹山瑤婦　漢殿麗娟

上瑤姬事見前

雞跖集

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長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娟于明離之帳恐塵玷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于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

傅粉燎香　吞刀吐火

飛燕外傳趙后浴五盪七香湯踏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豈寇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晉書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竝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

藩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蠲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濫之節亂男女之貞髙之節何也被髮而卧不復言 長袖修裾

丹泉華幄 上周成王事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拾遺記燕昭王即位

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一枚見一美人被五彩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女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道

能畫長眉 御女吳絳仙能畫長眉嘗以紅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如此也

步步生蓮 南史齊東昏侯潘妃名玉奴東帝曰絳仙才調如此也昏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齊亡王茂請妻之王奴守節不負東昏

石字美人 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生元帝爲修容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淡粧雅服 梅妃傳梅妃美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妾態明大明興慶三宮東都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上宮中亦自以爲不及

服却塵衣 杜陽雜編元載納薛瑤英爲姬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于異國求却塵衣一襲與服之

名花見羞 太平廣記明宗淑妃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綃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魏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翁若春花紅顏輝曜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遥從風翔交甫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顧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女懷芬芳婥婥步東廂纖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發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步搖耳繫明月瑞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驫畔隨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詠内人畫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掖舉

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粧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斂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眞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圖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竝照相將映渌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凝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同蓋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

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
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
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
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
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羅懸青鳳透迤搖白
團誰能分晃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
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
聞嬋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
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
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

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
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
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
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
知道詠人姊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
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同嫌
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檥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
節當鑪卻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
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來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羅宜寶林紅衫初繡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鍾觀美人卧詩曰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髻鬟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明甫碧溪荅詩曰別業聞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妝牖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豔青蛾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埽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又宋之問和趙員外挂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爲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裡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臉疑人含笑情

賦　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皦皦兮若松柟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漱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

矣然服色容治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游王後宮相如曰臣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元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一作離宮開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閤晝掩曖若神一作山居芳香芬烈蘭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態逸麗素質豔光靚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于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逞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輝似朝日色若

蓮葩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儷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服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踞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蹀躞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魏瓜之無匹詠韋斗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睞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掩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瑞袿衣紛褷振珮鳴璜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于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擔中誠于皦日要執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思賦曰靡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耀精佩瑤光以發輝　又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

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颸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珠以申贈覩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邈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輕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

麗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臚矚而賴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于錦紳色練

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
陳故山藻靈施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
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
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
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窓錦幔垂而香寂
桂煙起而清謐乃曜邯鄲之躑步嫺北里之鳴琴若夫
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葱初軟賴蘭始滋不擘蘅帶無
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
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欄丹
柰前軒碧桐笙歌婉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
月弦金波照戶玉露瞹天氣已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
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歎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
蘭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
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覿其容非天下之至
麗孰能與于此哉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
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踰
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
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

納影風動竹而納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鞿去留餘膩露鞿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增 唐富嘉謩麗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倬志圖豐茂繡轂生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渌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錦席夜陳苕華嬌春瑤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殊即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爲釵兮十二行錦爲履兮五文章聲珊珊兮佩明德一作瑾意洋洋兮若有亡一作聲珊珊兮意洋洋若有得兮若有亡踊躍兮延佇招吾人兮曲房凝釭吐暉兮明燭流注願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我而戴笑唯見光氣之交驩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兮皎素絲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至止兮素玉案之死矢兮無渭換既而河漢欲傾琴瑟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一作清歌含韻歌曰涉綠水兮採紅蓮水曼曼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妍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不懌起哀情于碧湍指盛年于光隙擊節一作輟榜浩歎解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荀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灑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

兮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而對瑤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呂向美人賦曰蕖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穀舒蒙霧隔膚紅柔姿靡質妖豔嬌逸絕衆挺出嬛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羣齒編貝驫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沉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一作閒容　花名鄭袖入洛聞香畏門口先將芍藥獻糙臺復醉集作後解　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一作有合歡清弦十五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與宰人上馬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椀棲鳳凰袷羅當門刺純綾長翻一作糊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鬟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眉一作驫又作驫醉眼拜諸親爲謁皇孫詩曹植

【七】漢崔駰七依曰閭娶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

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五